

香港

卧龍生著

雙鳳旗

第二冊

敦煌文藝出版社



雙鳳旗

(香港) 卧龙生著

(全书 1 — 6 册)

第二册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十一

正好是红杏转过身来行向内室，三人举动，她是否看到，一时间连王子方也无法料断。

红杏一脚踏入内室，王子方立时横身挡在红杏前面，低声说道：“姑娘，那位朋友走了吗？”

红杏道：“走了，我瞧着他们出厅而去。”

王子方点点头，让开去路，心中暗道：“她神态镇静，不似谎言，实叫人无法判别出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张神医抬头望了红杏一眼，道：“来的什么人？”

红杏道：“二姑娘要我去找他们，准备和丐帮抗拒。”

王子方一时间拿不定主意，是否该把三人隐身于庭院中事，说了出来，只好沉默无言。

容哥儿抬起头来望了张神医一眼道：“你可会金针过穴之法？”

张神医道：“自然会的。”

容哥儿道：“何不用金针过穴之法试它一试？”

张神医道：“她伤在大脑，正是人身穴道繁杂之处，而且大部穴道，都是禁针要穴，在下不敢轻易下手。”

容哥儿道：“咱们点了她的穴道，不施疗治，总非长久之策。”

张神医道：“在下的看法，二姑娘受伤之处，纵然冒险使用金针过穴之法，也未必有用。”

赵天霄道：“试试推宫过穴手法如何？”

张神医道：“那更不成了。”

王子方道：“神医之见呢？”

张神医道：“解铃还需结铃人，咱们如无法找到一个武功精深，博学识多之人，只有设法到四仙道境中走一趟了。”

话声未完，突听一个威严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丐帮帮主黄十峰，登门拜访。”

张神医低头对红杏说道：“二姑娘难以行动，在下陪姑娘去接那黄帮主一下。”

红杏道：“好吧！”两人并肩而出，迎出厅外。

只见一个灰衣老丐，带了两个蓬发黑衣的中年，一排站在大厅之外。

红杏道：“那位是黄帮主？”

那黑衣老丐道：“帮主在贵宅门外。”

张神医道：“那黄帮主乃一帮之主的身分，誉满武林，而是不屑翻墙越屋了，咱们快去迎接他。”

红杏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咱们要去接他吗？”

张神医道：“姑娘得天独厚，受夫人和小姐福泽和威名荫护，不知江湖中事，听在下之话绝然不错。”

言罢，当先向前走去。

两人到了门前，张神医向后退了一步，道：“姑娘开门吧！”红杏双手拉开木门，只见一个五旬左右的清瘦老者，当门而立，胸前长髯飘飘，双目中神光如电，但态度却是和蔼异常。

张神医一抱拳，道：“见过黄帮主。”

那清瘦老者，正是威震江湖的黄十峰，只见他微微一笑，还了一礼，道：“张兄，这位姑娘是……”

红杏接道：“小婢红杏。”

黄十峰道：“原来是红杏姑娘，在下失敬了。”

红杏道：“不用客气，帮主请进吧！”

黄十峰道：“有劳姑娘了……”

回头对身后四个身着灰衣，背着蓝色袋子的从人说道：“你们守在此地。”

四人应了一声，齐齐躬身作礼。

黄十峰大步进门，当先向前行去。

红杏看那黄十峰，虽然衣着朴素，神情和蔼，但举动之间，自有一股威严之气，心中暗道：“这人气度不凡。”

张神医道：“在下为帮主带路。”抢前一步，和黄十峰并肩而行。

黄十峰回顾了张神医一眼，道：“怎么？那二姑娘很好吗？”

张神医道：“病势奇怪，在下束手。”

黄十峰道：“如何奇怪？”

张神医略一沉吟，把经过之情，很详细的说了一遍。

黄十峰一皱眉头，道：“神医的高见不错，应该是一种武功所伤。”

谈话之间，人已行到厅外。

红杏欠身说道：“两位请啊！”

黄十峰也不客气，缓步当先行入厅内，四下打量了一眼，道：“二姑娘现在何处？”

红杏道：“闺房之中。”

黄十峰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在下不便进入小姐闺房，张兄去请她来厅中一见如何？”

张神医道：“她此刻病势，不敢解开她的穴道。”

黄十峰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张神医道：“救伤治病，情非得已，帮主何妨进去瞧瞧。”

黄十峰略一沉吟道：“有劳两位带路了。”

王子方、赵天霄，都已是久慕丐帮帮主的威名，齐齐抱拳见礼。

黄十峰还了一礼，缓步行到木榻前，道：“伤在何处？”

张神医正待答话，忽听容哥儿抢先说道：“伤在头上、玉枕、脑户等处。”

黄十峰缓缓回过脸来，望了容哥儿一眼，道：“不会错吗？”

容哥儿道：“在下以本身真气，穿越她经脉之处，查出伤势，自然是不会错了。”

黄十峰双目盯住容哥儿脸上，瞧了良久，道：“请教大名，上姓。”

容哥儿道：“在下容哥儿。”

黄十峰道：“原来是容公子。”

容哥儿道：“不敢当帮主高称。”

黄十峰微微一笑，回顾望着张神医，道：“神医，可曾让她服过什么药物吗？”

张神医道：“没有，在下想不出疗治之法，心中没有把握，不敢出手。”

黄十峰嗯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如此……”

接道：“张神医，不知此刻，可否解开她的穴道？”

张神医道：“这个在下是没有把握，不敢断言。”

黄十峰道：“咱们几人合力，不知能否使她就范。”

张神医、王子方和赵天霄等，相互望了一眼，但谁也不

敢说话。

黄十峰道：“诸位既然都不肯答话，定然不同意了……”

接道：“但此刻她穴道受制，有口难言，亦非良策。”

张神医道：“帮主之意呢？”

黄十峰道：“这只过不要解她穴道，想这二姑娘定然有着人人的武功，在下之意，点了她双腿上穴道，再解开上身穴道。”

张神医道：“好！帮主尽管出手。”

黄十峰望了红杏一眼，道：“此事还得劳请姑娘帮忙。”

红杏缓步行了过去，施用推宫过穴的手法，解了水盈盈的穴道。

张神医一直留心看着红杏的双手，看她只管推活穴道，不肯点二姑娘的穴道，只好自己出手，点了水盈盈两腿上四处穴道。

红杏推活了水姑娘的穴道，又缓缓向后退了三步。

只见水盈盈睁开双目，慢慢坐起身子，望着黄十峰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黄十峰道：“在下丐帮黄十峰。”

水盈盈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就是那丐帮的黄帮主吗？”一面挣扎下床。

但她双腿穴道被点，不听使唤，心中焦急，也是无可奈何。

黄十峰微笑，道：“正是区区……”

水盈盈接道：“你们丐帮中人，处处和我为难，我正要找你理论，想不到你自己会找上门来。”

黄十峰道：“二姑娘要找我黄某，那也不用急在此时，

区区是随时可以领教。”

水盈盈目光转到红杏的脸上，大声喝道：“死丫头，还不快过来，解开我的穴道。”

红杏应声奔了过来。

张神医急道：“姑娘不可造次。”

黄十峰一摆身子，让开了路。

王子方右手一伸，拦住红杏道：“红杏姑娘，咱们这些人，个个皆是一片好心，姑娘是早明白了，此时此地，实不应解开那二姑娘的穴道，还望姑娘三思。”

红杏只觉王子方言来甚是有理，不禁停下脚步。

但闻水盈盈骂道：“你这个死丫头胆子不小，当心我打断你的狗腿。”

红杏急道：“姑娘不要生气，小婢怎敢不听姑娘之命，实因姑娘伤势沉重，这些人，都是为姑娘好，云集于此，研究疗治姑娘的病势。”

水盈盈怒道：“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，快过来解开我双腿穴道。”

红杏不敢抗命，明知解开她穴道之后，难免要闹得一塌糊涂，也只好向前冲去，右手一抬，疾向王子方右腕点去，口中叱道：“快让开路！”

王子方一缩右臂，红杏已借机冲到榻前。

这时黄十峰就在木榻旁侧，伸手就可以拦住红杏。

那知黄十峰不但不予拦住，反而向后退了两步，若有意若无意的挡住了张神医。

红杏双手齐出，施展推宫过穴的手法，很快解开了水盈盈双腿的穴道。

只见水盈盈右手一挥，拍的一声，打了红杏一记耳光。

只打得红杏娇躯连转，踉跄退出了四五步，才站稳身躯。

一张粉脸上，肿起了五个鲜红的指痕，口中鲜血淋漓而下。

黄十峰一皱眉头，欲言又止。

水盈盈目光缓缓由群豪脸上扫过，冷冷说道：“男女授不亲，你们这些臭男人，为什么都跑入我的卧室中都给我滚出去！”

她骂的义正词严，群豪无言相驳，一齐退了出去。

黄十峰走在最前面，王子方、赵天霄，鱼贯相随而出。

田文秀走在容哥儿的后面，一面走，一面忖道：看来今日之局，将因这黄帮主的惊扰，而生大变……。

忖思之间，突觉肩后一麻，被人点了一指，右膝如负千斤，登时抬不起来。

他本来正要举步跨出水盈盈闺房之间，一步之隔，竟然未能出去。

但闻呀然一声，那道木门，突然关了起来。

田文秀心中明白，此刻处境危恶异常，正待叫，突然伸过来一支纤纤玉指，点在“迎香”穴上。

耳际间响起了水盈盈低微的声音，道：“你这人最是多嘴，先让你吃点苦头。”

只听门外传入了黄十峰的声音，道：“田少堡主和张神医，被她留在房中了。”

王子方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帮主自持身份，不知目下情势之危，这一谦让，只怕又要大费一番手脚了。”

容哥儿道：“晚辈去救他们出来。”回手一掌，拍在木门之上。

这一掌的暗劲，掌势击在门上之后，内力才泉源而出，拍的一声脆响，木栓吃掌力震断，房门呀然大开，只见田文秀当门而立，神情木然，一语不发。

容哥儿伸手一把抓住了田文秀的右腕向外一拖，田文秀整个身子，直挺挺的向外撞了过来。

容哥儿吃了一惊，伸手抱住了田文秀，拖入厅中。

赵天霄双手接过了田文秀，放在一张太师椅上。

黄十峰瞧了田文秀一眼，道：“他被人点了穴道。”

伸出右掌，连在田文秀身上拍了两掌。只见田文秀双眼翻动，竟似无限痛苦。

黄十峰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是一种独门点穴手法，一般的推宫过穴手法，解它不开。”

他乃帮主之尊，受尽武林道上的崇敬尊仰，自言自语，说完了两句话，脸上泛升一片愧红。

王子方低声说道：“容公子，小心了。”

容哥儿道：“不要紧。”

目注内室，高声说道：“二姑娘请把那张神医送出来吧！”

内室中传出来水盈盈冷漠的声音，道：“急什么？我就出来了。”

容哥儿道：“在下说出之言，从来不打折扣，二姑娘不肯送他出来，在下是只好进去抢了。”

水盈盈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敢吗？”

容哥儿道：“这有什么不敢。”右手一翻，长剑出鞘，举步入室。

只见张神医站在水盈盈的身侧，肃立不动。

容哥儿长剑一顿，道：“适才，在下已经领教过了姑娘

的剑招，姑娘实也不用妄自尊大，请亮出兵刃吧！”

张神医突然接口说道：“容公子，二姑娘此刻的作为并非是由本心，实因受了内伤所致，容兄手下留情。”

容哥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事已至此，除了动武之外，在下实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。”

只见水盈盈右手一伸，缓缓从木榻旁边，取过长剑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一定要和我动手吗？”

容哥儿道：“除非你肯放了张神医。”

水盈盈冷漠的说道：“刚才咱们没有分出胜败，此刻，打个胜负出来也好。”

容哥儿仔细看去，只见水盈盈双目中神光痴呆，眉宇间有一股似怒非怒，似愁非愁的神色，似是她心中正有着两股力量，在不停的冲突，不禁心中一动，暗道：看起来她的神智，当真是受了重伤，果然如此，真该让她一点。

但见水盈盈举起长剑，冷冷的说道：“你可以出手了。”

容哥儿道：“姑娘先请。”

水盈盈突然放下长剑，道：“唉！我不该和你动手……”

容哥儿凝目望去，只见她目中的痴呆神光，突然间变成一片清明。

似是突然间，她的神志恢复了清醒。

张神医急急说道：“容兄，有什么话，快对她说，这是极难得的机会，一十二个时辰，只有这片刻机会。”

他虽被点了穴道，但他的神志，仍很清醒。

水盈盈目光转动，望了张神医和红杏一眼，满脸困惑之色。

容哥儿心知机不可失，身子一侧，直冲到张神医的身前

挥手两掌，拍了过去。

水盈盈点那张神医的穴道，倒是用的普通手法，容哥儿随手两掌，就解开了张神医的穴道。

只听水盈盈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红杏，你受了伤吗？”

红杏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姑娘啊！你真的疯了吗？”

水盈盈脸色一变，道：“臭丫头，你敢骂我！”

张神医道：“过去了，就是这一刻清醒，红杏姑娘，快退出去。”

说完当先冲出室外。

这时，红杏对姑娘神志受伤一事，再无怀疑，紧随张神医之后，奔出内室。

容哥儿横剑挡在门口，拦住了水盈盈的去路。

只听张神医说道：“红杏姑娘，此时此情，除了以武功制服二姑娘之外，已是别无良策了。”

红杏道：“情非得已，小婢也只好唯命是从了。”

张神医目光转动，环扫了厅中群豪一眼，接道：“二姑娘家学渊源，武功剑术自成一家，但她神智受伤很重，只怕功力上要打个折扣，但剑招精奇，纵是顶尖的武林高手，只怕也难以一人之力，生擒于她，此次既非比武，亦非争名，在下之意，咱们全都出手，先设法把她制服，然后再作计议。”

王子方心中暗道：这厅外花树之中，还隐藏三个武林人物，如是一齐出手，对付那二姑娘，只怕要引起他们出面干涉。

心中念转，却是未说出来。

赵天霄道：“不知帮主的意下如何？”

黄十峰面现难色，缓缓道：“在下之意，诸位先行出手，

如若实有需要在下出手，我再出手不迟。”

群豪都知矜持一帮之主的身份，不愿群打群攻，也就不再多言。

突然间，响起了一个尖厉的声音，道：“闪开！”

紧接着剑光打闪，响起了一阵金铁交鸣之声。

张神医大声说道：“容兄，二姑娘神智失常，容兄要手下留情，咱们只能生擒，不能伤她……”

容哥儿心中暗忖道：此女剑招毒辣，武功和我不相上下，要想生擒于他，岂是容易的事。

心中没有把握，不愿随便答话。

但闻王子方接道：“容公子的武功高强，一人足可对付二姑娘，问题是……”

突然放低了声音，道：“这厅外花树之中，还藏有三个来此为二姑娘助拳之人，如若动起手来，只怕三人也要出面。”

张神医道：“有这等事……”

目光转注到红杏脸上，接道：“红杏姑娘，眼下之人，个个都存有救助那二姑娘的用心，未存加害之意，你是早清楚了。”

红杏点点头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张神医道：“既无加害之意，绝不能让事态扩大，如若这花树中，确有二姑娘约请来的帮手，最好能先让他们离开此地，免得引起误会，造成惨局。”

红杏道：“我已对他们说过了，不用在此地等候，早些回去，如是他们不肯听，我再说他们也一样不听。”

赵天霄叹道：“那些人既肯来为二姑娘助拳，难道不认识你红杏姑娘吗？”

红杏摇摇头道：“不认识，来的三人，我从未见过，今日还是第一次和他们见面。”

王子方道：“不是姑娘去请他们来的吗？”

红杏道：“不错啊！可是我并不认识他们，二姑娘吩咐我怎么做，我就照她吩咐去做。”

张神医道：“难道你去请他们时，也未见过？”

红杏道：“没有，但那里经常有人，我照二姑娘的吩咐做了，他们就定下见面时间，依时赶来。”

赵天霄道：“长安中有这多神秘所在，潜隐着无数高人，我赵天霄竟然是一点不知，惭愧啊！惭愧。”

王子方道：“他们改装易容潜来此地，租屋而居，赵兄自然是知道了。”

目光转到红杏脸上，接道：“那三人潜隐在花树丛中，你也是知道了？”

红杏道：“不知道。”王子方叹口气，默然不语。

红杏看起脸上表情，满是怀疑，不禁心中大急，道：“你们可是不相信？”

黄十峰突然接道：“诸位冤枉她了，她说的句句实言。”

此人在江湖名重一时，一句话扫去了群豪对红杏的怀疑。

黄十峰举手一挥，大厅中微风飒然，闪进来一个灰衣老丐，面对黄十峰抱拳作礼，道：“帮主有何吩咐。”

黄十峰一指红杏道：“你们今晨看到的可是这位姑娘吗？”

那灰衣老丐回顾了红杏一眼，道：“正是这位姑娘。”

黄十峰道：“那就不会错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举手一挥，那灰衣老丐，应手退了出去。

黄十峰目光转动，扫掠了厅中群豪一眼，接着道：“这位红杏姑娘，并非有意欺骗各位，事实上她请的何人助拳，连自己亦不知道。”

王子方奇道：“真有此等事，人心多变，变幻如斯，当真是一代强过一代了。”

黄十峰目光转注到红杏脸上，道：“不瞒姑娘说，你们说雨花台中的人一举一动，都在我丐帮弟子的监视之下，姑娘赶去请那助拳人，亦是帮中弟子所见，就经过情形而论，姑娘不识那助拳人，似是无错。”

红杏道：“黄帮主虽是帮助小婢，但我不信，我在请人之时，会在你们丐帮弟子监视之下。”

黄十峰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如何姑娘才肯相信？”

红杏道：“如你能说出详细经过之情，我就相信了。”

黄十峰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姑娘在天色破晓时分，离开此地，赶往东大街专营中外名药的是海参行，对吗？”

红杏只听得圆睁着一对大眼睛，道：“不错呀！”

黄十峰道：“姑娘在那参药行中，约谈半个时辰，又转向另一处地方是吗？”

红杏又点点头。

黄十峰道：“姑娘去那地方，在一条僻静的小巷中，那是一座广大的住宅。”

红杏道：“不错呀！”

黄十峰道：“开门的是一位小厮，他带姑娘进入了内院，接见姑娘的是一位中年妇人，对是不对？”

红杏一下子跳了起来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得这样清楚？”

黄十峰道：“那中年夫人问了姑娘姓名之后，答允派人相助，对吗？”

红杏道：“不错，那大厅之中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，你如何知道得这么清楚？”

黄十峰道：“这个歉难奉告，但经过之情不错，姑娘总该相信了吧。”

黄十峰目光缓缓由群豪脸上扫过，道：“因此，在下才敢断言，事和这位红杏姑娘无关。”

王子方道：“那人既和红杏姑娘素不相识，何以肯派人相助呢？”口中说话，目光却不停的盯注院外花树丛中，三人藏身所在。

黄十峰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他们不识红杏，却对二姑娘十分熟悉。”

王子方心中暗道：我等这般大声地喧闹，那藏在花树丛中之人，定然是早听到了，这三人倒也能沉得住气，竟能任人笑骂，隐忍不发。

赵天霄低声问道：“王兄，那三人藏在花树丛中很久了吗？”

王子方道：“到此之后，和红杏姑娘讲了两句话，就隐入那花树丛中，一直未曾出来……。”

只听红杏高声说道：“黄帮主对我家二姑娘的行踪，如此熟悉，小婢十分佩服，但不知她何以和这些素不相识的攀上了交情？”

只听内室一阵急促金铁交鸣后，突归沉寂，软帘起处，缓步走出来面容严肃的容哥儿。

红杏吃了一惊，顾不得再问黄十峰，直对容哥儿奔了过来，道：“容公子，我家姑娘，她……？”

容哥儿左手按在肋间，不答红杏的问话，目光却投注王子方的脸上，道：“幸未辱命，我点中了她的穴……”

左手一抬，鲜血涌出，身子摇摆不定。

王子方吃了一惊，急急奔过去，伸手扶住容哥儿道：“容公子，你……”

张神医急急奔了过来，点了容哥儿两处止血的穴道仔细的看过伤，摸出金创药敷上，包扎起来。

这时，室中群豪，大都关心起容哥儿的伤势，目光投注到张神医的脸上，而且充满着关怀，但谁也不肯开口询问。

原来，群豪都瞧出容哥儿的伤势不轻，都要张神医能够说出一句有把握疗治的话。

张神医似是已了然群豪的心意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他伤得不轻，必得好好养息几月。”

这时，红杏奔入内室，只见二姑娘倒卧在地上，双目微闭，正是被人点中要穴之征，急急抱起姑娘，放在木榻之上。

容哥儿睁开双目，望了望四周群豪，缓缓说道：“我点她穴道之时，被她反手一剑刺中。”

王子方道：“我知道，如果公子不是为了点她穴道，生擒于她，绝不会受此重伤。”

容哥儿点点头，痛苦的神色中，泛起了一缕慰然的笑意。

黄十峰突然从怀中摸出一个玉瓶，道：“这是咱们丐帮中疗伤灵丹，请神医过目，看看能否适用？”

张神医喜道：“久闻贵帮还我金丹，乃当今武林中有数几种伤圣品之一，有此金丹相助，在下就有把握使容公子在三天之内复元。”

伸手接过玉瓶，拔开瓶塞，倒出两粒金色丹丸，重又合上瓶塞，把玉瓶奉还黄十峰。